

近思錄 卷之三
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是也。唯伊川以爲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文定本子。與後來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

近思錄卷之三終

近思錄卷之四

凡七十條

婺源後學江永集註

朱子曰。此卷存養。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伊川先生曰。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

近思錄

卷之四

至日閉關

易傳下同

朱子曰

陽初復陽氣甚微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以養之方能盛大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

頤卦傳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

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頤卦傳

○養德養身之切務

○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震象傳 ○葉氏曰七所以載鼎實鬯秬酒也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而不為驚君子當大恐懼中有所主則威震不足以動之矣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

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常

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

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

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

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

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

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

艮象傳

朱子曰 易傳云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說甚當至謂艮其背為止於所不見竊恐未然據象辭自解得分曉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止是當止之處

下句止字是解良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即至善之地。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大。是亦不見人。無己無人。但見此道理各止其所也。○人之一身。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所。明道答。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御不問他解。良其止。生其所也。又說得分曉。解良其背。又自有異。想是照顧不到。○問易傳說良其背。是止於所不見。曰伊川之意。如說閑邪存誠。如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意。未必是如此。○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伊川之說。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亦意思。○問外物無有絕而不接之理。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於非禮勿視聽言動。四者用力。○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己。○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遺書。○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

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朱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明道只是大槩說如此。若已放之心。如何會收得轉來。只是莫令此心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只是知求。則心便在此。便是反復入身來。○問明道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放心。曰講學讀書固是。然要知所以講學讀書。所以致知力行。以至習禮習樂。事親從兄。無非只是要收放心。○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程先生說是如此。○看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句。必不。○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至空守此心。無所用也。○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

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字。端伯程子門人。○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

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固

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

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朱子曰。有主則實。既言有主。便已是實了。卻似多了一實字。看來這箇實字。謂中有主。則外物不能入。○永按。與後條有主則

虛參。○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

可見。況臨大事乎。邢恕字和叔。○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

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朱子曰。此亦是言其大槩。且存得此心在這裏。若事物之來。且隨自家力量應之。更須下工夫。方到得

細密的當。止於至善處。此亦且是為初學言。○全體此心。只是全得此心。不為私欲汨沒。非是更有一心能體此心也。此等當以意會。○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朱子曰。告樊遲二語。便與告顏淵仲弓都無異。故云此是徹上徹下語。○伊川先

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
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追求之只是私己
終不足以達道朱子曰裁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
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裁
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澹泊而有以
自得矣苟急追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
私己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道理本
自廣大只是潛心積慮緩緩養將去自然透熟若
急追求之則是起意去趕趁他○明道先生曰思
只是私意而已安足以入道○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
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誠
毋不敬是正心誠意○永按
思未能無邪者亦當勉聖禁止如古人以黑白豆
記起念善惡久之而黑者漸少漸無是也毋不敬

亦兼立○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
容言之○生亦是大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
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
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
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
身要入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
箇循理而已朱子曰只是心生言只是敬心不熟
也恭者私為之恭言恭只是人為禮
者非體之禮言只是禮無可捉摸故人
為之恭必循自然底道理則自在也○今志於
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

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朱子曰：正預期也。亦須且恁去。其說益捉操持不可說道理。所以太甚便放下了。德孤只是單丁有這些道理。所以不可靠。易為外物侵奪。若是不好執捉者。○答呂伯恭曰：承論整頓收斂。則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白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侯。○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即成病耳。

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朱子曰：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在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必中節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為言。○吳伯豐說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漫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只是常敬。敬即所以中。○敬而無失。本不是中。只是敬而無失。便見得中底氣象。此如公不是仁。然公而無私。則仁。又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工夫。此理方著。○此言持敬而無間斷。則喜怒哀樂渾然在中。而無所偏倚。子夏之言。本不如此。程子取其有會於吾心。○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朱子曰：只管要恁地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忘是馳也。○葉氏曰：司馬承貞字子微。唐天寶中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伯瀆昔在長安倉清淨無為。坐忘遺照之道。

中間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尙不疑再數之不
 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
 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朱子曰人心至靈主宰萬
 物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子所以每言
 坐忘即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
 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人心作主
 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與停所感萬
 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嘗言自約
 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
 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

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
 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
 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
 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
 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張戩字
 天祺橫
 渠先生之弟司馬溫公字君實○朱子曰天祺雖
 是硬疑處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溫公只管念
 箇中字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
 天祺是硬疑處溫公是死守旋旋去尋討箇中伊川
 則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裏面理會譬如人有
 箇家不自作主卻倚別人來作主○程子謂一心
 之中如有兩人正是一言意不誠心不實處夫几意
 不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要前他

拖教後此最。○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學者所宜察。

要字好只此是學。問作字。恩恩則不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好。是助也。

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問。朱子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

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

固。朱子曰聖人之心虛明故能如此。○明道先生

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

人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

心不可有一事。問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

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肝裏有一條梁。不知今人有幾條梁在肚裏。○伊川先生

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

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

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朱子曰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

故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問未有致知而不

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理。如理會

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事。少間都成無理。

會須是理會這事了。方去理會那事。須是主。○

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

著意不著意。如何理會得分曉。○問未有致知而

不在敬者。蓋敬則胸次虛明。然後能格物而判其

是非。曰雖是如此。然亦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得

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謂必先致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特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日必先致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天理耳。○事至當應。初何為累。顧心無主。應則反累。事耳。○永按。天下事皆不。○人只有一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

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以上並伊川語。而不止其所當止。是己之私智攬他事。而不能物各付物者也。物各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則役物而不為物所役。○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問此還是指聖賢而言否。潛室陳氏曰。觀物靜卻不見此境界。○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

正思錄 卷之四 九

旋中禮自然惟性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問孔子告仲弓。方是持敬底事。程子如此說。豈極致而言也。這般處要寬看。識得他意。不可迫切。求之亦須先見得箇意思。方謹獨以守之。○問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是平日用功方能如此。非一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便能如此。曰。自這裏去方能如此。只是常能存得此心。便能如此。曰。如這裏去。方能如此。只是常能存得此心。便能如此。曰。發與起之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

智皆由此出。這是自誠而明。○問上下一於恭敬。上之人下之人也。同與協恭。曰。聖人之敬。熏天炙地。不是獨修於九重而天下之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思此禮記中語。言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是盡這誠道。理順。即自此發出。所謂和者。天下之事。天饗帝。此即敬也。○問聰明睿知。皆由敬出。以此出。曰。且看敬。則如何。不問聰明睿知。如何。皆由此。○且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且以一身之君看之。此心才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諛說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問敬。○存養熟後。泰然行將中。有誠立。明通道理。自然。○存養熟後。泰然行將

去便有進。○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葉氏曰：此

○心要在腔子裏。問：心要在腔子裏，與只是不放

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

如何？曰：思慮應接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

日：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事去則心亦

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此。○問：心如

隙，便走了。問：外面有些隙，便走了，莫是功夫

便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問：心如何是活？朱子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

死之謂也。○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即活。憂慮樂好

皆偏係也。○活是生，活之活，對著死說。天理

存則活，人欲用則死，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明

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

無間斷。朱子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

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間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

借來說己意。○問：不知易何以言敬？曰：程子說得

之惟敬，然後見得天地之間言之是實理。就人身言

是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天理只是直上

去，更無四邊滲漏，更無走作。○問：子在川上，章也

是這意思。曰：固是。天地與聖人一般，但明道說得

寬。○一事有差，也是間斷。○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近思錄

卷之四

十一

焉而勿正則直也。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何便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但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此亦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無一毫私意。而仁自在其中。論這般處。要寬看。○問以敬直內。則不直何也。曰。此是解直方二字。從上說下來。方順以敬。則不順矣。○問必有事而勿正。二程多主於敬。曰。孟子本無敬字。只有義字。程子是移將去敬。○涵養吾心。存則不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問子謂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朱子曰。是不會識得。佛氏卻略窺得上面些影子。自漢以來。儒者

如仲舒語。只約度有這物事。韓退之雖知有這物事。又說得太闊疏了。○聖人見川流之不息。歎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體。惟聖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焉。於此可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謹獨所以為不已者。果聖人之本意乎。曰。之歎。程子所謂純亦不已者。果聖人之本意乎。曰。程子非以聖人之意本如此也。亦曰非其心之如是。則無以見天理之如是耳。其目其要只在慎獨。者言人欲體此道當如此也。蓋道無時而不然。惟慎獨則可以無所間斷。而不虧真體。○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計較。後人多無天德。便做王道不成。○謹獨與這裏何相關。若不謹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如何得與天地相。○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似。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

天下萬物。朱子曰。此程子解易二句。後二句又是
 今人平日講究。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
 已全未會理會得。若能理會自家身。雖與外事
 若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見成推將去
 去。便是為物所化。○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
 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
 上頭儘有商量。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便似作
 得此心有箇存主處。為○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
 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
 面提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
 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

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
 誠便存。永按人性本善。故人心本誠。其有邪閑邪
 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
 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
 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
 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
 意。直內是本。不註尹彥明目。敬有甚形影。只收斂
 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問主一。朱子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
 卻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
 心下千頭萬緒。○問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

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兼動靜而言。曰是。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卻不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敬字只著一畏字形容。亦得。故和靖只以收斂身心言之。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說人神祠云。云。最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無些子空隙。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作那邊去。心便成兩路。心主這一事。不為他事所亂。便是。閉邪不容一物。問此只是說靜時氣象否。曰。然。閉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閉邪。有以一為難見。

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手。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他則這心便一了。既一則邪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閉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須防他。則便惺了。不須更說防賊。○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才整頓起處。便是天理。無別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永安朱子。又有一條。主一似持其志。閉邪似無暴其氣。與程○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

近思錄

卷之四

只是有操而已操之道敬以直內也。朱子曰這處難說。只爭這些子。只是看來看去。待自見得若未感時。又更操這所屬。便是有兩個物事。所以道只有操而已。只操便是。○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朱子曰。周子說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幸程子又恐人只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卻說箇敬。云敬。○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

已矣。有生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夫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朱子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義理甚實。便是實。○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字。指理而言。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字。指私欲而言。以理為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者不得。○有主

近思錄

卷之四

四

則實者自家心裏有主外患所不能入此非實而
何無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既無以為之主則外邪
卻入來實其中安得不謂之實○中有主則實此
重故在字上安得虛重在數字上言敬則自虛
靜故邪不得而好之也○程子既言有主則實又
言有主則虛此不可泥看須看大意各有不同始
待○主無適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騫走作之意持守
味○無適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騫走作之意持守
得定而不馳騫走作即是主○主一即是敬只是
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主一即是敬只是
有敬也○敬主於一做這件事更不做別事無適
是不走作問思其所當思如何日卻不妨但不可
胡思如思此一事又別思一件事便不可問方應
此一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日卻不妨但不可
一件子又理會一件事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
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問伊川言主一無適又
謂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陽或疑
主一則滯不能周流窮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

則物來順應何有平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
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聖會此事而心陷於彼
這卻是滯○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
於一○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
入○按嚴威儼恪外而勉強把○舜孳孳為善若
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為善也以此
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朱子曰程子未
發明言外之意學者所當深念○主於○問人之
敬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問人之
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者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
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
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

不可合拘迫。拘迫則難久。朱子曰。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卻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功。又沈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須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筮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病矣。○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本註與

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

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人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李明日。兩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蘇兩
明張程門人呂學士與叔也。○朱子曰。才思卽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卽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問伊川云。求中於喜怒哀樂之前。却是已發。延平先生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爲如何。此說又似與李明

同曰。但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
 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此條記得極好。酒
 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且未有一箇動綻大綱。且約在
 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發了。當中時雖耳無
 聞。目不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
 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向空寂了。下面說復
 卦。便是說靜中有動。不是如瞌睡底靜。中間常自
 有箇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動中要靜。復
 卦。便是一箇大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翻轉
 底。復卦。○但操存得在時。少間喜怒哀樂。自有一
 箇則在。○耳無聞。目不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
 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時。但為未
 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
 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
 目之用哉。○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
 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
 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問心本動物。不審未發

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
 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
 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
 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
 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
 之。前。謂。之。無。物。則。不。可。無。物。恐。當。作。有。物。○問。未。發
 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而。伊。川
 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曰。未。發。之。前。須。常。恁。底
 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
 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知。覺。未。動。若。喜。怒。哀。樂。則
 發。日。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為。未。動。若。喜。怒。哀。樂。則
 又。別。也。問。知。覺。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曰。
 是。下。面。說。復。見。天。地。之。心。說。得。好。復。一。陽。生。豈。不
 是。動。問。一。陽。雖。動。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怒。哀。樂
 未。發。否。曰。是。○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
 引。復。以。見。天。地。之。心。為。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
 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靜。中
 有。物。則。可。而。便。以。纒。思。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

斤息後

為坤卦純陰而不為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
 已動為比則未可也。問靜中有知覺曰此是坤
 中不能無陽到動處却是復。只將十二卦排便見
 哀樂問靜中有物莫是含喜怒哀樂之理否。曰喜怒哀
 有影。曰然則靜中有物猶鏡中之影鏡未照物安得
 得近似。所謂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便是。伊川云
 才知覺便是動。此恐說得太過。若知覺便是伊川云
 煖便知覺是動。箇物事今未會知覺甚事但有知
 事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是瞌睡。○問某作
 問非不欲主。然竟不能。曰這箇須是習。程子也
 教人習。莫是氣質薄否。曰然亦須涵養本原。則
 自然別。○無事時固是好。益專一則有事無事皆
 以程子說到專一時方好。未稍這一句是緊要處。
 是如此。程子答或人問未稍這一句是緊要處。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

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魂與魄
 交而成寐。心在
 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來。若心神安定。夢
 寐亦不至顛倒。○胡氏說夢亦有可取者。胡氏曰
 心為萬物之至靈。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多變
 也。然聖人誠存。賢人存誠。則夢治。若夫思慮紛擾
 精神不定。則所夢雜亂。或正或邪。亦與旦晝之所
 為等耳。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
 間。○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
 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
 無害。捨此皆是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
 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
 人心自由。便放去也。問孔子夢周公。恐涉於心動
 否。朱子曰。心本是箇動物。恁

教他不動。夜之夢猶晝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問以心使心上。心字是道心。下。心字是人心。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為一身之主。而人心聽命也。目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問以心使心。此句有病否。目無病。其意只要此心有所主宰。○只是一箇心。被他說得來。却似有兩箇。子細看來。只是這一箇心。○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朱子曰。持志也。無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以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觀之。則見內外交相養之理矣。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真言語。不妄發。此却可

著力。○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恣生徇欲為深恥。南軒張氏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川說出來。純是天理。

仁。外書下同。○朱子曰。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本。把捉得定。其惟篤於持敬乎。○問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存。把捉不定。則為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亾矣。曰。如此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致。把捉不定也。○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

莫過於寡欲二字。

朱子曰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問養

知莫過於寡欲。是既知後便如此養否。曰此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發得。既知之

後若不養。則又差了。○二者自是兩箇話頭。本若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為養。失其道。則交相為

害。○問養知莫過於寡欲。此句最緊切。曰便是這話難說。又須是格物方得。若一向靠著寡欲。又不

得。○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朱

曰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

志動氣也。○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

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永按四百四病。佛家之說。謂人身為四大之合。各有

百一病也。氣體之病。非人所不能為。心則操之在我而已。○謝顯道從明道先

生於扶溝。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

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

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問程子嘗教

朱子曰亦是他人見人要多慮。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明道云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

靜坐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

而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若不曾存養得本原。茫

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

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

明道教人靜坐。蓋為是時諸人相從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

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

近思錄

卷之四

七

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

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

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朱子曰內外賓主之辨在內之日多即是在內之日多即是在內之日多

主在外之日多即是在外之日多即是在外之日多

者心常在內雖問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才出即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

心常在內雖問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內不安才入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日至者一日一至

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故貴

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問三月不違者是

仁常在內常為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常在內常為主心常在內常為主

賓否曰此例說了心常在內常為主心常在內常為主

為客問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仁內否曰不可言心在仁內略略是恁地意思○勉勉循循之

說須是真箇到那田地實知得那滋味方自不能已要住不得過此幾非在我言不由我如推車

相似才推動了自然不停○永按或問謂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為客

蓋朱子未定之說○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

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

未去而實心未完也朱子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

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橫渠人又要得剛太柔

大段用工夫來說得更精切

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
多語錄下同。○朱子曰。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則果決烈。方能傳這道理。○戲謔不惟害事。志亦若慈善柔弱底。終不濟事。
 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朱子答劉子。是自家有此玩侮之意。以為之根。而日用間流轉。運用機括活熟。致得臨事不覺出來。又自以為情。信辭巧。主於變人。可以無害於義理。故不復更加防遏。以至於此。蓋不唯害事。而所以害於心術者。尤深。昔橫渠先生嘗言之矣。此當痛改。不可緩也。○永按。張子作東銘。亦以戲言。戲動為戒。戲謔之。多機智。而好狎侮者。尤易犯此病。當深戒之。○正

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

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葉氏曰。視心。如嚴師。則知

所敬畏。而邪僻之念不作。○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

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

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易說下同。○問。艮何以光明。朱

子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

○葉氏曰。止水可鑑。而流水不可鑑。亦此理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味而明白。今

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

擾非關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良象傳。○葉氏曰。動靜於不當動而動。因循廢學。終何光明之有。○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閼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朱子曰。張子敦篤虛靜。是為仁之本。○李孝述。謂仁為動之始。禮為動之極。義為靜之始。智為靜之極。智無所作。為又所以為動之本。而仁禮之所由發也。曰。橫渠先生曰。虛靜者。仁之本。亦此意。○葉氏曰。言動靜妄而不敦篤。則此心外馳。非仁也。有所繫閼昏塞。而虛靜。則此心內覺。非仁也。然必存心之久。實體於

已。然後能深知其味。

近思錄卷之四終

近思錄

卷之四